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

掖垣繳駁日記附

繳新知惠州趙希君免朝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新知惠州趙希君申審朝辭
令赴廣東經畧司銓量訖之任錄黃一道今臣書
行須至申聞者

右臣所准前降旨揮仰見朝廷遠省費之意但臣嘗
待罪廣東倉漕見本路十有四郡惟潮最大而惠次
之江浙大州有所不向向來潮守多於班行中選知
名之士如惠州或差朝士或畀外庸並顯著者近

歲二郡調守頗失之輕如趙希君者不知其為何如人但以其履歷考之改官之後兩邑湊方成須入嘗任雷倅不吉在任寔歷年月嘗知鬱林州元不曾赴便待惠守其人既無朝績又無外庸惟有朝辭一節可以驗其材否今旬月之內潮守免於前惠守免於後自此遂為定例目前若小費他日敗缺然後去之其為害何止朝辭小費而已况舊制雖嘗經上殿而在四年之外並不免辭朝今希君係元不經上殿之人羅浮佳郡又非烟瘴小壘之比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趙君朝辭訖之任仍免今後差除潮惠二

守稍重其遷選以蘇二郡之凋瘵其烟瘴小郡却合
與免朝辭就近銓量之任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龔基先淮東運判行奏狀

准中書省門下送到錄黃一道勘會龔基先生長
淮地習知邊事在當事臺諫中情有可矜奉

聖旨依舊直秘閣除淮東運判令臣書行須至奏聞
右臣竊見向來一相獨運孰不由當閣以進身今茲
多事乏才尤不可因一青而廢士如基先者畀之以
節初不為過但臣采之公論皆謂其人未為臺諫之

前本無過失可指及擢察官則非前日之基先以方
舊揆之欲再入也綱常掃地悖德滔天舉朝皆私其
人無敢助 陛下者僅有一二臣為國忠謀晉之璣
乃用前此全臺逐杜範之策倡率同列上疏基先曾
无一語救止忻然預名肆為証下周上之言奮擊尊
君親之人賴 陛下聖明動照其情夜半一紙逐四
人者使去天下歌舞聖德比於舜之去凶同
時胡清猷亦為察官舊揆使論館職之不附
者清猷不肯奉命人所共知然猶不知免降黜至基
先但有附和而無異同反得起廢臣恐晉之斗南之

之徒聞之各彈冠而相慶矣昔柳宗元劉禹錫皆唐
材臣一附非人終身不能自拔於八司馬之列羅裴
度賢相不敢有援引豈非立身一敗他美莫贖乎臣
謂陛下拔擢淮士當得剛直如玉萬者而用之若
略大節取小才平居志行不立設有緩急何以責其
死城郭封疆乎欲乞 睿斷將基先新命姑與寢免
以教臣子之忠孝以杜姦黨之覬覦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掖垣日記

十一月初九日

御筆史嵩之昨嘗預乞掛冠今

已從吉可守本官職致仕

奏乞坐下吏黨之致仕罪名狀 十二日

臣伏觀 御筆從嵩之昨來所請俾之致仕 聖斷
赫然中外臣庶莫不鼓舞臣遵奉 詔旨即以書
行但管見懷不能已須至奏陳竊見先朝進退大臣
皆著功罪貶丁謂之制曰無將之戒深誅於魯經不
道之誅難逃於漢法貶蔡確之制曰裕陵與子何云
定策之功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謂確皆宰相
也皆著其罪況罪浮於確者乎臣竊意 陛下所以委
曲回互不欲暴揚必以其罪狀醜惡之故臣今只論

道有虧臣節不順而不敢及其隱隱謹按嵩之有
無父之罪四父在日勸行好事每悖訓言一也父臨
終戒勿起復首違治命二也當日內分烈之時楊為
不聞出入朝堂食稻衣錦分布私黨授以邪謀先起
復而後奔喪三也宰我欲短喪為朞得罪聖門嵩之
謀於卒哭內赴堂治甘為宰我之罪人四也有無君
之罪七自昔握兵大臣尤當恭謹以遠嫌疑嵩之督
師於外乃用詭計微服疾馳詐稱張路分徑入將作
監見百官秉魁柄襲王敦蘇峻下石頭之迹一也外
交王楫儋盍以刼制朝廷祖秦檜挾撻辣之智二也

其欲恐動 陛下則警報交於道塗及欲順適 陛下則捷奏出於懷袖與趙高指鹿無異三也已所狎暱並居要津上所親信各就散地踈隔熏蕕中傷忠良有林甫盧杞所不敢為四也樞印携歸四明斥堠擺至四明堂案決於四明堂吏役於四明除目先稟明四明然後出邊報先達四明然後奏雖元溫自姑孰制朝權亦未至此五也國本未建忠吾君欲早定嵩之外為父寺之誦語內懷高賈之貶心殆與田蚡相類六也大臣負罪當闔門恐懼嵩之刺探机密睥睨宮省 朝廷動息毫髮必知意欲何為七也臣

觀其心胆粗大志望無厭盜威柄為己物視英主如遺腹要裘天下皆為斯人必為國家之疽根禍本而陛下猶以舊宰相禮貌之過失臣聞古者責臣抵辜遷就為諱者謂帷簿不修簠簋不飾之類爾若得罪於綱常自絕於名教九州四海知之千萬世知之固非可以掩匿之事也陛下倘以諫官御史給舍侍從群臣諸生所言他罪狼藉流傳四方恐傷國體則乞聖慈詳臣此章止是言其公罪雖史嵩之有喙三尺不能自文矣自來舊相致仕必有致辭既從嵩之自乞則合用杜慆歐陽修之例為褒調以寵加之

何以示天下後世設為貶詞則既不坐下罪名秉筆者何所按據此綦崇礼所以必請高宗皇帝御筆然後草奏檜制也臣竊謂公議咸請誅竄而陛下終始保全第令休致不謂不盡恩意矣群臣若不體聖意復於休致之外別請削奪則曰難行今臣所陳止乞明詔著其所以致任之因庶幾詞臣有所按據見之訕詞以塞公議以昭國法宜若可施行矣臣疎遠孤立受聖主最深蒙聖恩特厚不敢持高論以沽虛名所以黃至即書既書又齋戒沐浴案削此奉仰俾聖政之万一惟陛下財救而採擇焉

貼黃

臣伏恐 聖意亦欲付臣此奏於外則乞 聖睿
採臣愚忠渙發 詔旨鑠格三教語畧言臣僚交
疏論列不已陛下以其親老終始保全俾之致
仕之意臣當仰體 聖意微婉其詞庶幾思出君
父允協事體或 陛下推其親老札乞令二三大
臣議定取 旨施行

錄丞相東十三日

某早聞奏事上謂中書當奏山相掛冠事欲示保全
之意只可作自陳行詞山向來寔有文字批出候

服闋除職子祠也令某諭意於中書不敢不亟以稟
伏乞台照

宣諭十三日

得旨宣諭丞相今錄白去歲史嵩之乞致仕劄子一
件降付劉某可依已降

御筆依自陳致仕體此日下降制仍具依應聞奏

回奏十三日

右臣恭承右丞相游侶傳奉宣諭降下史嵩之乞致
仕劄子一件令臣依已降御筆作自陳致仕體此

日下降制臣恭依聖訓外但所謂守本官職致仕

者未知守何職右丞相既非職名之比所有本官見封永公國合於階官下帶永國公致仕庶得允當恭候旨揮施行

十四日 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乞寢史嵩之職名奏狀十五日不付出

臣昨日進講側聞王音已降 御筆史嵩之除職緣

臣清旦已在東華門侍班實未曾知所除何職講退方聞大觀文至晚吏來書黃臣為之終夕輾轉不寢切見 高宗朝前左相沈該以被論落大觀文致仕孝宗朝左相葉顥以雷變罷不除職止守本官奉祠

右相葉顥衡魏杞去位皆以終身止資為改今蒿之
忠孝有虧而所除職名乃與元勲重德無異臣昨蒙
宣諭只作其自陳行詞時猶未有除職之命具回應
回奏及視觀文除目一頒竊聞侍從臺諫及士大夫
之論皆咎臣不合奏審啟此紛紛公議之戈回以指
臣甚可畏也臣欲書黃行詞則恐得罪公議欲舉職
執奏則恐上忤威顏然臣頂踵毫髮皆出君父不負
所學乃所以不負天子也臣今未敢繳黃謹見先朝
舊相故事及朝野公議密行奏審更望 睿慈三入
聖恩詳臣元奏寢罷蒿之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以

塞公議臣念書黃甚易行詞甚易但臺諫國人之論
未必已臣將何所施其顏面其辱聖主多矣若大
觀文職名不寢將使臺諫獲陽城王仲舒之名給舍
獲李藩袁高之名而蔽姦護惡之謗獨叢於上是豈
臣忠愛明主之本心哉游瀆天威罪當萬死惟 陛
下裁幸

宣諭

得旨宣諭中書史嵩之除職致仕卿既已遵承又
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日下行詞仍具依應聞奏
十二月日倫恭准

第二奏狀十六日不付出

右臣恭承中使王論傳奉聖旨宣諭史嵩之除職致仕卿既已尊承又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日下行詞仍具依允聞奏臣恭聞聖訓戰懼無以自容臣昨來具依應回奏之時嵩之未除職名及除職之命一頒事体又自不同一則侍從臺諫及士大夫必交口責臣謂朝上下皆論嵩之罪惡獨臣備員封駁無一語反為書行二則若臣西時書行希聖成時繳駁則臣何以自立此猶未暇論也詞臣命詞須合典故初間以戒官守永國公致仕合是依垣行詞今除